

MRZBG
D091.4
K424

2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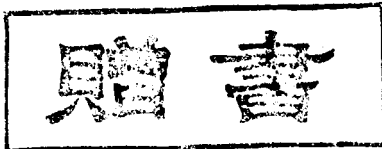
意识形态的时代

——近代政治思想简史

[美] I·克拉莫尼克 著
F·M·华特金斯

章必功 译

章必功



* A 0 6 5 3 0 6 1 *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扼要论述了美国革命以来，各种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盛衰消长，优劣得失，既可以看作一本简明的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又可以看作一本精炼的近代政治思想评论集。对于一般读者，特别是对于在这方面已有一定基本知识的读者，确是比较合适的进修读物与参考读物。

意 识 形 态 的 时 代

——近代政治思想简史

The Age of Ideology

—Political Thought, 1750 to the Present (2nd Edi.)

by Isaac Kramunick and Frederick M. Watkins

章必功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2 字数：10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3.85元

ISBN 7-5608-0274-5/K·33

译 序

首先感谢本书作者从美国寄来了英文原著。

华特金斯 (Watkins, Frederic Mundell) 和克拉莫尼克 (Kramnick Isaac) 是美国现代编著颇丰的学者。华特金斯教授, 生于1910年, 曾先后执教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政治系。编有《罗斯福的政治著作》(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著有《西方政治传统》(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等。克拉莫尼克教授, 生于1938年, 执教康乃尔大学。编有《劳德·玻宁布诺克的历史著作》(Lord Bolingbroke: Historical Writings), 著有《爱德蒙·布克的狂热》(The Rage of Edmund Burke) 等。

这本《意识形态的时代》, 初版于1964年, 作者只有华特金斯教授一人。1979年再版时, 作者增加了克拉莫尼克教授。我所翻译的就是克拉莫尼克教授惠赠的由他们两人共同修改的再版本。

《意识形态的时代》扼要论述了美国革命以来, 各种政治思想即作者所谓各种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盛衰消长, 优劣得失, 既可以看作一本简明的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 也可以看作一本简明的近代政治思想评论集。对于一般读者, 特别是对于在这方面已有一定基本知识的读者, 确是比较合适的进修读物与参考读物。

从观点看, 两位作者指出近代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各类人士为改造世界, 规划未来设计的不同蓝图, 强调人类近代史深受意识形态力量的摆布, 并以相当温和的态度批评了所有被他们提到的政治学说, 表达了他们坚持民主、协商、合作和进步的

倾向。其中的某些看法，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尚需探讨。

原著最后附有人名、书名及重要名词索引，现予删去。

章必功

1988. 11.

深圳大学

原 序

人类的现代是一个卓越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从意识形态一词的任何意义上看，它的的确确，不但在过去总是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在将来也依然如故。从古至今，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在内，都深受心理映象或陈言旧说的影响。人们正是通过它们，才逐渐习惯了认识和判别周围的世界。在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中，兰恩（Lane）和席尔思（Sears）合著的《民意》（Public Opinion），即致力于这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但是，我们两人所关心的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和民意大不相同的问题。本书讨论的意识形态包罗了广泛而复杂的学说——诸如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近两百年来，这些学说的出现，一直是当代政治的一个独特的并且往往具有决定性质的因素。从前从未发生的，现在发生了：现代战争是意识形态的战争，政党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影响，没有某种程度的了解，那么，我们对于现代政治，无论国外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研究，均无意义。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个导论，以作为我们掌握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础。

和这套系列丛书的其他著作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相比，本书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我们之所以必须遵照这一研究途径，取决于本书使用的资料。虽然我们和政治科学家一样，主要关切意识形态为何能在此时此地影响政治行为，然而，假定我们不肯回首历史，我们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从自由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开始，其后的每一个意识形态的兴起，都能反映某一时代的希望和需求，

也都能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按照后来的经验修而正之，取而代之。要了解意识形态演变的原因，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从头开始，并追溯它的前后相接的发展阶段，直到目前。只有这样，我们方能有希望阐明意识形态影响当今世界的性质和程度。

本书主题重大。像这样一本小书确实不能完全涵盖。所以，我们将以为数有限的作家所代表的各自学派，来探讨“意识形态的时代”。此类挑选未免失之武断，同时，公平适当地处理资料恐怕也很难做到。本书能够期望的最佳效果，是铺陈一些初步的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开道路。而依照我们两位作者的看法，最能令人满意的读者：应能指出本书的不足，探求更多的未知。

〔美〕I·克拉莫尼克
F·M·华特金斯

目 录

译 序	(1)
原 序	(3)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革命	(1)
意识形态——名词与概念	(1)
现代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2)
意识形态和群众	(4)
现代意识形态的特征	(5)
意识形态与历史变迁	(7)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一)：美国革命	(8)
洛克的自由主义	(8)
亚当·史密斯的经济理论	(9)
放任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意涵	(11)
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面貌	(11)
佩恩的《常识》	(13)
自由主义的政府论	(13)
政治压迫的问题	(14)
必须革命	(15)
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16)
第三章 自由主义(二)：法国革命	(17)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比较	(17)
18世纪法国的革命动乱	(18)
革命危机	(19)
费加罗与革命的意识形态	(21)
共识的崩溃	(22)

宗教问题·····	(23)
卢梭与罗伯斯庇尔：民主与独裁·····	(24)
国际革命·····	(25)
法国革命的成就与局限·····	(26)
第四章 保守主义·····	(28)
保守主义的反意识形态·····	(29)
柏克的生平·····	(30)
柏克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31)
社会进步的进化观·····	(32)
传统权威的重要性·····	(33)
保守反动的成就与局限·····	(34)
第五章 民族主义·····	(36)
民族主义与革命时代·····	(37)
趋向民族自由主义·····	(38)
马志尼的民族主义·····	(40)
自由民族主义的难题·····	(43)
第六章 社会主义·····	(45)
社会主义的起源：对自由市场丧失信心·····	(45)
乌托邦社会主义·····	(46)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48)
辩证唯物论·····	(49)
革命之后的乌托邦·····	(51)
异化与原人·····	(52)
科学社会主义的暧昧与成就·····	(53)
第七章 自由主义的演变·····	(55)
约翰·弥尔·····	(55)
多数统治的问题·····	(56)
弥尔论自由·····	(57)
教育问题·····	(59)

创造开明的选民·····	(59)
代议政府的优点·····	(60)
第八章 天主教的政治主张 ·····	(62)
天主教与保守主义的联盟·····	(62)
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	(63)
保守主义的失败·····	(64)
李奥十三世与天主教政治思想的新取向·····	(65)
基督教社会主义·····	(66)
自由民主的问题·····	(67)
天主教合作行动的理论基础·····	(68)
李奥十三世的传统·····	(70)
第九章 社会民主主义 ·····	(72)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72)
工会主义的影响·····	(73)
从事政治行动的新机会·····	(74)
马克思主义者不情愿用政治行动取代革命行 动·····	(75)
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合作的新机会·····	(76)
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修正·····	(78)
修正主义的命运·····	(79)
第十章 共产主义 ·····	(82)
沙皇时代的俄国情况·····	(82)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83)
列宁的新发明：革命党·····	(84)
列宁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调和问题·····	(85)
帝国主义论·····	(86)
1917年的革命·····	(87)
共产主义者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88)

第十一章 法西斯主义	(90)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90)
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92)
纳粹主义	(92)
种族主义的起源	(94)
反犹太主义	(95)
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	(97)
领袖崇拜	(98)
纳粹主义的限制	(99)
第十二章 迈向公元2000年——意识形态的未来	(99)
西欧意识形态的衰微	(99)
美国和苏联	(101)
意识形态的复兴	(101)
修正主义的自由主义	(103)
新保守主义	(104)
反殖民主义	(105)
新马克思主义	(107)
毛泽东主义	(108)
无政府主义	(110)
女权主义	(112)
未来	(112)
进修读物	(115)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与革命

过去的两个世纪，西方世界，可以恰当地说，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时代”。政治生活始终是个竞技场，在这儿，世俗的观念与理想，你争我斗，一决雌雄。于是，随着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宗教一统的崩溃，随着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所培育的对于进步的信仰，意识形态的时代来临了。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政党和动员民意，就是在观念与理想业已成为政治动力的世界中操作运转。将男男女女带入政治生活的，不仅在于人们对权力和荣耀的传统追求，而且在于人们对理想秩序的种种构想怀有满腔的热忱。

意识形态——名词与概念

“意识形态”一词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它由洛克(John Locke)的一位不大出名的法国门徒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创造出来，法文为*ideologie*，原意是要表达一种学习理论，一种描述人心中不是由感官经验形成的抽象观念起源的理论。其后，拿破仑使用“意识形态家”(ideologues)来中伤特拉西一类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富于思想的人，指责他们在追求抽象真理时，无视历史事实；在探索进步与改革时，自封为观念的支配者，而惹是生非；才使“意识形态”一词加进了政治内涵。

作为一个概念，意识形态自特拉西与拿破仑以来，便具有了复杂曲折的历史。它与观念，特别是政治观念，在形成、决定历史与社会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某些人，例如曼罕(Mannheim)，意识形态指的是

观念的“社会决定因素”或“社会条件”，即思想在群体生活和社会形势中的起源。对于另一些人，意识形态指的是影响，辩护政治行为的信仰，一系列的理念或神秘的思考。对于其他的一些人，例如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意识形态指的则是一种智能性上层建筑，是建筑在社会物质结构这个首要基础之上的次要观念领域。这样，意识形态便成了空洞的意识。思想家并不知道制约他（或她）的思想的真正动力。与此不同，将尼采（Nietzsche）和巴略多（Poreto）结合起来的另一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未知的本能和非理性的动机决定的思想或信仰。

在这本书里，我们并不投入有关意识形态性质、功能的热烈论争。我们使用它，只是按照它的最一般、最通俗的意义，把它看成一套涵括空想的、自以为是的社会改造方案的思想观念。就此而论，各种意识形态都是政治信仰的典型，它们把各种规范性的见解输进政治生活。而这些关于理想秩序的见解，一般说来，对于人生，对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对于经济与政体的关系，对于政治的目标与效果，都有各自的十分明确的态度。因此，在我们这本《意识形态的时代》里，各种见解的相互冲突也就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中心。

现代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自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意识形态一直立足于一个革命的信念。这个信念深信：人类的知识和力量可以让人世间的生活臻于完美。然而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任何诸如此类的看法都将被大多数人斥为荒唐虚妄之言而摈之弃之。人们的惯常期望是，继续过那种与祖先差不多的生活，继续经验前人的种种欢乐与困苦，并把这些欢乐与困苦当作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两百年内，所有维护这一世俗观念的东西都在变化。工业、科学与技术上的革命性发展，不仅

用电话、电视和其他一些至今仍难以想象的令人舒适的事物装饰了生活，而且在击溃人类的天敌——疾病与饥饿的道路上，也迈开了前进的步伐。虽然，历史将许多更令人惊奇的发明，保留给了20世纪，却仍然有很多人能够从变化伊始就认识到了正在浮现的新纪元的巨大潜力。以致早在18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支持者就已经被即将到来的奇观异景挑逗的欢欣鼓舞。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由必然进步的信念所唤醒、所培育的希望，始终以最初的魅力激励着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运动。

一个不大明显却相当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些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帮助和支持，工业革命本身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或者至少永远不会发生它已经展示的那种迅速而广博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以及影响较小的民族主义在当今时代，为许多发展中地区带来了猛烈的现代化。苏联的工业化就是一个最著名的恰当例证。其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在最初阶段也是一个相当猛烈和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只不过由于它发生很早而被人淡忘罢了。以美、法革命开端，西方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的革命动乱，并在1848年达到高峰。这些动乱，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的激励下，怀着强有力的、终究必胜的意图：通过推翻保守的反对势力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此，工业革命理应很大程度地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力量。

可以断言，好斗的革命性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这个特征纯属意识形态与技术革新具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结果，没有丝毫强制的意味。而“工业革命”一词，尽管是人们认可的习惯用语，却多少有些用词不当的毛病。因为一个社会的技术改造虽然速度迅疾，但它毕竟只是一种进化论的循序渐进，而不是一种革命的跃进。这种进化速度，在那些急于享受革新果实的人看来，似乎过于缓慢。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发生革命性变更又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一旦预料的进化改革不能如期实现，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采用革命手段加速经济的进步。现

代意识形态的特有功能就是说服人们相信：依靠发动革命攻击现存的政治秩序来推动工业革命的更大发展，既是可行的，也是正确的。

现代意识形态的这一共同的革命特征能够很好地解释它们共同具有的其他特征。革命是一个强制推行自己法则的繁重过程。人们大多是习惯的奴隶，通常害怕和怨恨生活道路上的各种深远广泛的变化。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已经享有较好地位的人，如团体的政治领袖或社会领袖。所以，革命的道路总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为了酬答革命追随者因变革所冒的直接危险与困难，就必须用令人思慕且深信不疑的锦绣前程去激励他们。并且，在革命过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说服他们打破效忠现存政治权威的惯性束缚。因而，克服人们对变革的恐惧，明辨新的效忠形式，乃是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如果说现代意识形态除了具有共同的革命特征以外，还具有其他的某些共同特征，即在于它们作为同一革命时代的产物，针对上述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表现出了寻求共同答案的倾向。

意识形态与群众

自觉地唤起民众，强调民众是进步与意识形态胜利之后的最终受益者，进一步显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革命特征。与历史上的任何运动相比，现代意识形态运动由于宣称权威的合法基础是民众的赞同，因而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属于民众的运动。不过，关于各类不同政体实际享有的民众支持程度的看法，差别似较悬殊。目前，东方的人民民主，西方的宪政民主，都声称自己，并且只有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由此掀起的论战，显著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已被一致认可，即便是那些最敌对的理论家在这一点上也能统一意见。

这一事态的持续流行，使我们已经安心地把它看作理所应当

然的事。但是，在离我们稍远一些的时代，民主，无论如何，压根不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名词。在有文字记载的大半部历史中，神权和旧时惯例都被民众视为政治责任的正常根据。直到最近，西方世界还仍然胶着于这种共同的认识。那些阅读《圣经》，知道权力由上帝授予的基督徒，一般不愿意反抗政治权威。只有少数时候，当他们认为现存政府因为严重违背了它的固有主人——上帝的诫律，而丧失了它所认领的上帝子民的忠诚，他们才肯为造反辩护。因此，关于民众的同意和参与应是政治合法性的试金石的观念，实在鲜为人知。

从大部分西方历史看，有关社会生活的共同设想狭隘地限制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可能范围。古代的希腊人相信，只有在一个小到能够让全体公民聚集起来聆听某一个演说家演讲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民众的政府。这个信念，已被当时与后来的长久形势证明，它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工业革命很快导致了民众交往自由和交往范围有了戏剧性的、空前未有的扩张。日益提高的阅读和写作效率为旧的印刷术带来了新的意义。除了提供报纸，从铁路到电视的一连串新发明，更加增进了广大民众保持联络的机会。而迅速改变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打破了长久以来阻塞在民众之间的许多阶级和地区的差异，促进了民众交往的过程。时势所趋，发表、探索和履行一种基础广阔的革命理想，也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变为可能。

现代意识形态一开始就试图对付这个崭新的环境。与过去的政治思想不同，现代意识形态是华而不实的重建政治世界的方案。这个方案的设计，则根据民众日益参与政治的时代所造成的前所未见的问题和机会。

现代意识形态的特征

现代意识形态不仅具有革命性和民众性这两个特征，而且具有三个其他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现代意识形态致力的目标是典型的乌托邦式和天启式的。由于让人民群众期待一个明确的建立新而理想秩序的胜利，能够比较容易保持人们的勇气，现代意识形态家一般倾向于用确然而乐观的措辞来界定他们的目标。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概念，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的概念，就是典型的乌托邦思潮。这两家都自负地预言，一旦实现他们许诺的目标，现代生活的其他繁杂问题立刻烟消云散。

第二个特征，现代意识形态家惯于按照简单的“我们与他们”即朋友与敌人的关系思考问题。而这一特征，实际上，正是他们立足乌托邦主义的一个自然结果和自然征兆。相信自己的目标符合民众利益因而它是绝对不能抗拒的人，总是怀疑反对者的动机包藏祸心。确认那些坚持拒绝莫大好处的人，要么是个坏人，要么至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虫。这种推理判断助长了一些比较热情的意识形态家无视居中调停的各种意见，并将政治上的差异看成势同水火的对立。他们和他们的伙伴正在为全人类的利益战斗，而他们的反对者却自私地、愚蠢地牺牲全民利益，支持少数人的利益。自由民对抗专制者，中产阶级对抗贵族，血统纯洁的种族对抗不纯结的种族，无产阶级对抗资本家，爱国者对抗帝国主义者——如此清楚的两难挑一，正是用意识形态的方式看待政治实际的典型。这一观点为现代意识形态运动贡献了很大的活力与自信。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虽然普遍性不及刚才提到的两个特征，却也值得我们牢记于心。在19世纪结束之前，成功的意识形态运动一直从他们对人类进步所抱的乐观积极的展望中吸取了许多力量。甚至到今天，大抵上，也还是这样。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看上去总爱鼓动激烈的革新希望。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时代，人们自然容易断定：人类福利的不断改善是人类自身历史的必然功能，并将继之续之，永不停顿。于是，进步既然是历史的法则，随之而来的“未来浪潮”，一定

和人类幸福的朋友们并肩战斗，共同反对人类幸福的敌人。而现代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相信：唯有他们站在进步一边。这就使他们对最后胜利以及他们的正义事业，信心百倍。

意识形态与历史变迁

现代科学技术尽管为人类谋取了很多福利，但是，它一面解决问题，一面又引出了严重的问题。因此，意识形态的时代，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困惑失望的时代。乌托邦式的幻想接踵而来，然后暗淡无光地继踵而去。正像许多其他方面所证明的，我们的现代世界又被意识形态证明，确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本书的主题落在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虽然本书的主要兴趣是探讨当今问题，但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历史的研究。两百年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今天依然活力充沛。率先兴起并倡行于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它们虽然保有活力，意识形态却照样变化。每当一个旧的乌托邦希望遭受挫折，一个新的乌托邦希望就必定要起而修正或取而代之。要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间、空间中阐明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不同的修正阶段，新的意识形态要和旧的意识形态相互竞争。同时，意识形态的过激偏颇也可能催生反意识形态。例如18世纪晚期柏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或如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都极力反对任何形式或任何形态的乌托邦主义。所以，了解这些林林总总的运动的性质和趋势，唯一办法是看清每一个运动怎样由其他运动循序而出，以及它怎样地反对其他运动。当代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从美国革命开始并且延续至今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本书也正是随着这一发展过程，安排研究的时间表。